

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

陳伯軒

一、前言

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作在每一年的觀察中，雖然總體的創作量能並不澎湃，可是一年年積累下來，算是穩健而持續成長。每年都會有從文學獎脫穎而出，漸漸為人所知的文壇新秀，或者利用社群媒體推播，或者出版個人文集，大多能持續精進、嶄露鋒芒。這幾年甚至有新銳作家進行長時程之長篇小說系列創作，並且透過跨媒材、跨領域的嘗試，試圖讓文學成為一種行動，而使創作有更多元發展的可能。以下就本年度原住民文學創作相關的「個人創作文集」與「文學獎、合集及選集」進行引介評述。

二、個人創作文集

（一）馬翊航，《山地話／珊瑚化》（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

馬翊航《山地話／珊瑚化》獲得了第4屆「Openbook好書獎」的肯定，書名利用「不正確」的諧音方式，暗示了雙重的創作主體：原住民、同性戀。也正是因為這樣鮮明的對比，使得這本書的討論很難超越作者預先設定下來的框架。有的會以原住民的觀點討論，有的會以性別的觀點凝視。議題討論向來是很重要的，但是卻不是唯一的觀看方式。每一種視域一旦框限與校準後，視域之外便容易模糊而漸漸被無視。

在閱讀散文集時，由於更為貼近作者的

私我情懷，反而更需要謹慎小心。我們以為那是赤裸而真實的，然而所有的藝術都是一種表演，愈相信他是真實的，就愈容易捲入預設的迷障中。反而，透過裂解這些議題，我們說不定可以讀到作者有意識埋伏或是無意透顯的情感與價值。

若要從不同觀點來談《山地話／珊瑚化》，筆者反而更著重文章當中屢屢出現的焦慮的時間意識。馬翊航習慣在回憶過往時，鋪排出一個時間的軸線——〈小型時間〉開頭點出自己1982年出生，緊接著以胡德夫《芬芳的山谷》歌詞本附上的大事紀，匡列出嬰孩時期的自己與社會的對照。〈姑姑說〉提到1992年夏曼·藍波安出版的《八代灣的神話》，原舞者演出《懷念年祭》。「那年我十歲，紀曉君十五歲，張惠妹二十歲，陳建年二十五歲。」（頁142）彷彿作者以全生命的纖細，繫聯於無盡的光陰，所以他寫下母親的〈更年期〉，自己的〈完膚〉，其實我們對於時間總是那樣無能為力。

又或者，《山地話／珊瑚化》當中的「如」的美學意涵——「如」本來就是一種充滿曖昧與張力的凝望。好比小粉絲照著他們的相貌畫繪作品，但〈四大天王並沒有來〉，或者偶爾也會買上原住民的唱片，「這樣大概比較『像』」（〈小型時間〉，頁65）。繫上臀鈴，當一名阿美族的Pakalungay（〈未成年〉），或是〈裝病〉為

了可能期待的靠近……，凡此種種的扮演，都不是新訓戰鬥課程插滿了植物的練習偽裝可比（〈娘娘槍〉），〈試問，單兵該如何處置〉中所言「發現偽裝很難」（頁112），那樣的難在於，即使想要逃離仍舊「自己處置了自己」（頁115）。

既然是「自己處置了自己」，這也就可以解開筆者在閱讀這本書時可能有的疑惑——「為何是珊瑚化」？這個問題甚至可以追溯至〈小型時間〉與〈繞路的模樣〉都提到電影《阿莉芙》——為何不能是Alifu，而必須是阿利夫／阿莉芙的二元對照？真實世界的口白是不需要電影字幕添足，但文字書寫卻必然有形體的框限。或許，《山地話／珊瑚化》不止是一場仿擬，仿擬的本身就是真實的一部分，時間之流根本無法切割，在每一次選擇之中，馬翊航無非是不停頓地在成為他自己。

（二）周牛，《倪墨（Nima），誰的——一位心理師的小說集》（台北：釀出版，10月）

阿美族的周牛莒光，以周牛為筆名，在今年陸續出版了《倪墨（Nima），誰的——一位心理師的小說集》及《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可謂成果豐碩。《倪墨（Nima），誰的？——一位心理師的小說集》收錄10篇小說，其中〈倪墨（Nima），誰的？〉為第2屆「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得獎作品。周牛曾任軍職、教職，現為諮商心理師，他透過自己心理諮商的背景與專業知識，融合在小說創作當中，成為相當特別的亮點。首先，故事中的案主，大多數都是原住民，因此周牛在撰寫這些故事時，不免也會延伸到原住民的當代社會處境來談。例如

〈阿良〉一篇，就回顧了湯英伸事件，嘗試帶領著讀者思考每一個原住民背後所扛負的社會體制問題。此外，由於一般讀者對於精神疾病或是身心狀況並不完全有恰當而正確的理解，在本書也不時會有對於疾病去汙名化的思考。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利用故事的旁白或是人物的對話，帶出思覺失調、憂鬱症、躁鬱症、創傷症候群、僵直症等病症的成因，介紹給讀者。

畢竟這是一本文學創作，而非衛教手冊，作者帶領我們思考的問題恐怕更為細膩而難解。在好幾個不同的故事當中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個案，一個患有幻聽幻想的病人，卻在逐漸康復的同時，放棄繼續治療。原因在於，這些「幻聽」、「幻想」，才是這些病人所真正渴求的。例如〈召喚〉裡的卡比，因為承受不住戰爭創傷帶來的苦痛，鎮日用酒來麻醉自己：「難過時喝酒，酒醒回到現實，又難過了，再喝……」（頁98）。卡比的曾孫拉藍亦承擔了整個家族文化與生命敘事的幽暗，然而當拉藍在接受治療的時候也曾經拒絕吃藥，理由是幻覺可以讓他看見過世的女友，甚至能夠與之對話。一旦服藥，這樣的場景就消失了，反而更加抑鬱。周牛的小說試圖想要呈顯出這樣的跨界衝突——依違與擺盪於常與異、醫學與宗教、體制與個人之間，作品裡許許多多的人物，他們彷彿跨越了「常」與「異」的邊界，不由自主地穿梭往返、來回折騰。閱讀周牛的作品，我們明白那些跨界禁制的舉措，有脈絡、有背景，有著非本質化固著且持續流動生成發展的因果與次序。

周牛莒光的小說如果想要有更精進的超越，在某些題材上的選擇恐怕需要避免過

度重複。例如得到「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佳作的〈回老家〉，背景的設定利用台東與山東的「雙東情結」作為鄉愁的張力，但是這樣的故事在〈陳福多的那一天〉亦曾出現過。當然，這也可以成為兩篇對讀的一個接榫點。不過〈回老家〉某些描寫的文句讓人感覺太過於模仿白先勇的〈花橋榮記〉，整體的創意不免就大大減損了。

（三）周牛，《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台北：釀出版，11月）

除了議題帶領我們的思考之外，在小說敘述藝術的層面上，顯然可以有更多變化與細膩的發揮。周牛的小說讀來大抵上敘述都較為線性而單一，有些題材特殊，卻受限於投稿比賽的限制，致使故事無法有更細膩的轉折或鋪陳。相對來說，《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就可以補足小說體式上的敘述規格限制，而更多地展現作者私我的情懷與感知。

作為散文集，《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的每一篇都可以是信筆而來，不需要有過於嚴謹的架構。周牛在編次上，依據著「執業起程」、「愛恨迷離」、「同志之愛」、「父執輩」、「人生的道別」、「精神疾患」、「心底事」7輯，收錄30篇文章，另外有〈自序〉、〈開場白——從潛意識談起〉、〈跋〉。

兩相對照，如果以比較傳統保守的眼光來看小說與散文的區別，則這本書所記述的故事，或許會比《倪墨（Nima），誰的——一位心理師的小說集》有更多的真實而更少的虛構。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這樣推測顯示出的是我們在閱讀時，可能有的審美預期的差異。在《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

事》，並不那麼強調情節的設計或鋪陳，更多地扣合在個別案例與諮商師的對話情景，以及卸除諮商師身分後的作者，如何背負著沉重的情緒試圖消融化解。當然，作者自己也提到，為了顧及到個案的隱私，所有的案件免不了必須有所調整，但是這樣的匿名或是改易，更多地是為了倫理上的要求而非藝術性上的彰顯。

小說集透過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帶領讀者反思某些議題，而本書更值得關注的似乎是作者一己的情緒與思索，那恐怕比故事設定好的議題導向更能夠讓我們一窺諮商師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血肉之軀，他的情感，從來都不是一種刻意的情節設定。

（四）林纓，《Happy Halloween2・萬聖節馬戲團》（台北：布里居出版，12月）

2019年林纓甫推出《Happy Halloween1・萬聖節馬戲團》，便造成了不小的騷動，且因為銷量成果超乎預期，短時間內換新封面再刷，加上當中的音樂、繪圖等跨界創作，有著強大的創新能量與行動力。「萬聖節馬戲團」一開始就是預備成為系列小說規格，2020果然如期推出《Happy Halloween2・萬聖節馬戲團》，這系列的小說基調充滿了怪異、詼諧、童趣，充滿了中世紀的神祕氛圍，相較於第1集刻意埋藏許多冷僻的知識，第2集的敘述似乎更為俐落而簡明。或許是作者巧具慧心的安排，似乎有意讓這系列小說的每一集既連續又獨立，換句話說，即使讀者沒有閱讀過第1集，也不會造成閱讀第2集的困擾。相對而言，反而因為第2集的每一個章節起始，都已有一段旁白敘述，替每一章情節營造醞釀氣氛與情緒，或是從而拉出介紹馬戲團的特質，乃至於敘述者貓眼在故事

中開始回顧自己初到馬戲團的歷程。這些乍看與主任務無關的描寫與敘述，卻能夠幫助讀者回過頭重新理解馬戲團的人員互動關係與貓眼的人物設定。

這一集的故事涉及到火燒女巫傳統以及販賣孩童的法案簽署，林纓對於時代背景的考據與知識的運用轉換下過極大的工夫，以情節的衝突或反轉來取勝，精彩之處遠不止於故事的主幹。除了鮮明的氛圍、細膩的場景外，讀者亦可留意《Happy Halloween2・萬聖節馬戲團》的人物對話細節，常常是先果後因，這樣的對話模式，雖然一開始會使讀者摸不著脈絡，然而這每一個小設計都是一次閱讀懸念的逗引，又可以顯示出故事人物的精明幹練，而這樣的語序風格也創造出非華語而有的新異感，更貼近了故事設定的時空背景。

由於「萬聖節馬戲團」系列小說是一個正在撰寫、正在持續發生的未定型故事，沒有人能夠確知故事的走向，這當然在閱讀上創造了一種即時感。也就是說，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已經被寫定的，隨時都可能因為作者的思考與創意的翻轉而有所變化。儘管我們不確定故事最後會不會出現多版本結局，但是從這兩集の後記可以讀到林纓對於自我創作的要求與勇氣。讀者拿在手上的故事，可能是從數十萬字反覆塗改編刪的文稿中確定下來的。儘管那些難以再見天光的初稿恐怕沒有機會被讀者看到，然而也給予追隨故事的馬戲團迷一份共步共振的期待，因為下一部，此時此刻，正在發生。

三、文學獎、合集及選集

（一）台灣文學獎

每一年有大大小小的文學獎，當中屬「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與「台灣文學獎」的原住民文學創作類最為醒目。今年度台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散文類得主為程廷〈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小說類得主為陳宏志〈Puniq Utux〉、新詩類得主為邱立仁〈有光的地方〉。

程廷〈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描寫因為出櫃而與父母產生溝通困難的微妙感情，全文透過與父親一同修繕雞寮的水管，顯示出父子之間看似尋常卻親近的往來互動，每一個身體相互遮蔽的過程，都藏著父子之間不為人知的袒護。邱立仁〈有光的地方〉是一首風格溫馨、節奏悠遠的詩，透過攝影的意象，捕捉長輩的容貌、智慧、生活、文化與情緒。當中對於老年的禮敬，在過往許多原住民漢語文學的創作中，亦曾屢屢提及，但〈有光的地方〉卻用寫意的手法，捕捉到非常溫情的氛圍。陳宏志的〈Puniq Utux〉寫的是在風雨夜中，一家人尋找夜歸的父親，小兒子尤命卻遇見Puniq Utux（鬼火）的故事。陳宏志透過他一貫擅長的綿密而和緩的敘述，展現出一種簡單乾淨的風格，像是有個人在旁邊悠緩地說著故事。

（二）林二郎總編輯，《mlata——109年第11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12月）

原住民族文學獎徵獎文類依往例分為小說、散文、新詩與報導文學。小說類得主為然木柔・巴高揚（Lammulu Pakawyan）〈臉書〉、田雅頻〈河水悠悠〉、葉長春〈漩渦〉、劉柳書琴〈告別，Takivatan〉、周牛

莒光〈回老家〉。散文類得主為然木柔・巴高揚〈姓名學〉、陳宏志〈回部落的幾個日子〉、卓家安〈Malasang/Mapatay〉、程廷(Apyang Imiq)〈你那填滿Bhring的槍射向我〉、林佳瑩〈太平洋的風〉。新詩類得主為然木柔・巴高揚〈他們叫我〉、陳宏志〈風中的yutas〉、游以德〈羅老師，您好：〉、拉夫喇斯・璟榕〈吉夢〉、賴勝龍〈北上〉。報導文學類得主為潘貞蕙〈你看那個亮亮的地方〉、然木柔・巴高揚〈miyassaur・再・一起〉、哈寶兒・瓦它(Habaw・Watah)〈再見記憶中的奎諾斯(kinus)〉、潘鎮宇〈Min Bunun〉、李真理〈搭建Syaw na hongu utux的生命力——憶起燃燒的Puniq〉。

本屆的原住民族文學獎整體質量穩定而精緻，值得注意的是，卑南族作家然木柔・巴高揚(Lammulu Pakawyan)，橫掃四大獎項，除了報導文學獲得第2名外，其餘三項比賽皆為首獎，可見其創作功力深厚。泰雅族的陳宏志也同時獲得散文與新詩獎第2名，散文〈回部落的幾個日子〉語言洗鍊清新，在看似不假雕飾、娓娓道來的敘述中，以小見大地點出原住民部落所面臨到的那些瑣碎而深刻的問題。新詩獎項最特別的在於游以德〈羅老師，您好：〉，全詩似乎只是不斷地排列「吼」字，乍讀之下似乎讓人摸不著頭緒。然而透過評審紀錄與得獎感言還原本事，則可以看出這首詩作充分表達了強烈的抗議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從新詩評審的投票結果來看，這首詩原本只有馬翊航投出的一票，卻能夠成功地說服其他的評審支持，最後獲得第3名的佳績。無論是這首詩的實驗精神及其評議過程，都是非常精采與發人深

省。至於報導文學一直是原住民族文學獎非常重的一環——既沉重、又厚重。報導文學並不容易駕馭，當中要完成的附加成本或許比其他文類高出許多，我們可以從評審的討論紀錄中，看出各位評審對於報導文學的堅持與規範要求。尤其屢屢提到，創作者應謹慎為之，避免過度以抒情散文的表情達意方式，從而忽略了被報導人的口白或者田野調查時好不容易獲得的資料。

(三) 董恕明、簡齊儒主編，《Kulumah，回家唸歌：母語新詩讀本》（台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1月）

《Kulumah回家唸歌：母語新詩讀本》是一本不分族裔的母語詩歌選，其中選錄奧威尼・卡勒盛、達卡鬧、胡德夫、馬翊航、黃貴潮、孫大川、董恕明、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瓦歷斯・諾幹、林志興、黃璽11位原住民作家的詩歌。這本詩集雖然稱為「母語新詩讀本」，然而其所選入的作品，並不完全是以母語寫就，這是比較遺憾的地方。可是相對而言，母語詩作提供了我們思考的另一向度——這些詩作的藝術性除了在語言密度及意象的使用外，詩作的誦讀、表演，也是整體藝術形式的一環。這也回應到主編者在序言中表達的，這本詩歌選集入選者都是曾經參與「台東詩歌節」的詩人。「詩歌節」的籌劃與表演，本來就是一種讓詩歌脫離純粹的文本閱讀，輻散出多元藝術樣式的平台。甚至，不止於詩歌如此，跨領域與跨媒介的創作，勢必將會為原住民文學創作帶來更多的活力，讓文學成為一種行動。

四、結語

這幾年來，許多新興的原住民創作者，已有足夠的能量與成果，能夠為文壇所知。除此之外，查考國藝會創作補助名單，亦可以看見許多熟悉的名字，例如劉武香梅「『My Dear Ak'i, Please Don't Be Upset』英文版平面出版計畫」、伍聖馨「《我們是孩子》微小說集創作」、夏曼·藍波安「沒有信箱的男人」等，這些計畫有些是延續性創作，有些是舊作的譯著，都持續為台灣原住民文學挹注豐沛的活力。

除了透過文學獎鼓勵創作，其他的文學雜誌、刊物、社群媒體、體制內外的課程、各級政府推薦選書、圖書館藏書等面向，若能夠有更多的能量推廣原住民文學，甚至提供非原住民族的讀者可以藉由評論原住民創作集，而有一個「原住民文學書評獎」，想必能夠更有效地活絡原住民文學的創作、閱讀與評論。

本年度與原住民文學相關之學位論文有張孟凡（Dongi Siwyin）碩論〈Lifok生命故事〉、馬銘龍碩論〈原住民文學作為一種認識文化之途徑：以達悟族文學為例〉、賴沛緹碩論〈多語言文化背景世代的原住民作家及其作品〉等。另外，葉莞妤《誰來唱我們的歌——流行歌曲中台灣原住民族的現聲／身》也是由學位論文改寫，並於2020年出版的論述作品。其實，原住民文學的創作，還需要有更多的評論與之互動，相輔相成。以目前原住民文學的研究趨勢來看，隨著新世代作家及其層出不窮的新作誕生，原住民文學與相關研究的厚實與開拓，應當是值得期待的。